

# 闲看天上云

■龙建雄

苏东坡第一回任职杭州期间，他有一首写西湖下雨的诗《望湖楼醉书》，我甚是喜欢。“黑云翻墨未遮山，白雨跳珠乱入船。卷地风来忽吹散，望湖楼下水如天。”苏东坡把天空中的乌云比作泼翻了的墨汁，把急骤而来的暴雨比作珠子，它们胡乱地往船上直溅直跳，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满天的乌云吹得无影无踪，望湖楼下的水和蓝天颜色一样。大自然的变幻莫测，在苏东坡笔下是如此之神奇。

十五年之后，当苏东坡第二次来杭州任职，在天上来一下大雨之后，他感慨“还来一醉西湖雨，不见跳珠十五年”，那种时光的穿梭感扑面而来。

在苏东坡那个时代，人们对天文气象常常以天象来解释，他却如此生动形象和浪漫地描写所看到的天气变化，确实不简单。我天真地想过，那时的人只有在登高山之巅时才能观天地之大，览天气之变，如今我们“一日千里”“一步登天”都不再是梦想，相比之下，苏东坡一定会羡慕我们。

有一回，我从白云山的东边出发，借道广佛肇高速进入白云大道，仅仅就是跨过白云山山脉，白云山西边的广袤天空便别有洞天：一大片黑云压阵，汹涌奔来，好似整个白云区都要被它吞噬一般，空中航路原来清晰可见即将降落的飞机，这会儿发出特别刺耳的声响，抢着赶往白云机场……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雨珠子突然像载满水的洒水车一样，源源不断地从天空中狂撒下来，“碰”在车前玻璃上，“砸”在车顶棚上，“横冲直撞”在两侧车窗上，它们“噼里啪啦”急促而来，仿佛在演奏那首洒水车到来时最经典的《兰草花》：“滴滴答”“滴滴答”……阵雨好比一盆盆的水从黑云里“倒”下来。透过前车窗看去，雨水狠劲十足，横七竖八，霸道不讲“武德”，雨刮器“呼哧呼哧”忙得不亦乐乎。

车行在高速公路的高架桥上，视野顿时开阔了一些。忽然，爱人在副驾驶位上惊喜地喊：“快看左边，快看左边！那边天晴呢。”我用眼睛余光看去，南边的天空白云朵朵，落雨的一线天空好像是挂着淡黑色的纱幕，白云下晴朗的天空因而显得清新而温柔。大概是这一景观有着不可言喻的自然美，爱人自言自语说道：“好有意思的‘东边日出西边雨’呀！”

坐在飞机上看天上的云，那又是另外一番景致。

浩瀚宇宙，你无法想象蔚蓝天空的边界在哪里。从机窗往上看，天是无限高；你往窗的正前方看，云海的边界由近及远渐渐模糊，再遥远的地方只能感觉到一线光芒。地球是圆的，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天际非常有限。所以，我很赞同一位科学家的解释：天有多高？天有多大？就是你所能看到的并且能想象的距离，就是天空有多高、多远、多大。

飞机常常会绕着云朵而飞，除非爬升和降落时穿越云层。我们看到的云都在飞机下方，有时候白云朵朵，星罗密布，像排兵布阵的围棋网格，一朵朵白云又似大溶洞里的倒挂钟乳石一样，一个个煞是好看；有时一大片空域白云丝丝，地面山河，城市乡村，道路网线，湖泊水库，这些地物一览无遗，甚至不同空域飞行的另一架飞机都清晰可见；有时白云一层一层叠加，这儿一大片，那儿一大块，宽厚敦实得像云南石林的石壁一样耸立，地面上的人要是仰望天空，该说“太阳公公在躲迷藏”之类。

在飞机上看黄昏云彩，一定会有惊艳发现。夕阳如墨，归途如虹，西边的云层很厚很厚，有落日余晖穿过的云层是红色，像烧红的一块块木炭一样，整个西边的天空主基调是灰色，也因如此，参照物的明显使你能感觉到飞机在快速飞行。有时，西边很远的地方恰好在打雷下雨，那遥远地方的闪电穿透乌云，瞬间照亮了西边一整片天，然后又快速地恢复寂静；从飞机的另一边舷窗看去，星空洁净如洗，星星们一闪一闪，好像一颗颗钻石一样璀璨夺目。

很多时候，我以为人生的每一个场景都是一场幸遇，也是一份修行，包括闲看天上云。

九百多年前的苏东坡一定和我一样抬头望天看云，他在江西庐山游历数日，提笔写出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“只缘身在此山中”，告诉我们后人看山、看水、看云、看天，看世间万物，都会因角度、格局、胸怀的不同而不同。

这些年，我读过许多写苏东坡的书，也看过他未曾看过的世界，或许还同频过他彼时的心境。在我看来，人的一生没有现成印好的剧本，正所谓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主动迎接和勇敢面对便是大家正确的打开方式。我们并非一定要等到“几时归去，做个闲人”，才“对一张琴，一壶酒，一溪云”，心若天高云淡，人的心境就会晴空万里，奋发有为，乐享当下。



制图:何芬

## 秋月

■吕振华

穿云破雾，没有停歇  
来到庭院，与枣树的  
影子融为一体

林间，温柔的清辉  
比往常欢畅些了  
万物也融为一体

风吹着树叶晃了晃  
我们仿佛被笼上薄纱  
不由自主地晃了晃

已经忘记  
落在后背的  
大半生月光

炎炎夏日渐渐远离，秋姑娘迈着轻盈的脚步款款向我们走来。失去了春天活力的大地上，林木开始慢慢变黄，空气里也淡淡地浮现了一种萧瑟之气。想起中国著名散文家郁达夫《故都的秋》，秋声秋色秋味里，北方空旷高远的天空，轻云，雁阵，还有空气里苍凉清逸的草木味，干净素朴，确实让人心胸清朗。郁达夫说：“一层秋雨一层凉。”他是深懂秋味的，他的气质亦如秋。

秋天到了。此刻，故乡的窗外一定弥漫着薄雾和秋雨的。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，若是以前，我必然也是见景生悲，如今，却都淡然了。不知不觉间，时光就将人多愁善感的脆弱情绪涤荡褪尽，似这清秋，干净萧索而已，不过四季而已。我所在小城的天空，似乎只有阴晴，只有凉热，少了很多乡村的细腻与丰富，因为我们和土地之间隔了一层坚硬的水泥。日子，便也这样单调而干涩。

静立窗前，我情不自禁地忆起故园的百合来。

那是某一年的夏天，我从陡壁峭崖下移它们于母亲的菜园，心里祈盼：年年岁岁，不负花期，赏艳绝芳姿，过旖旎时光，伴花开花谢。而今，我终于冷落了它们。花在人离，人花杳然，或各自芬芳，或各自凋零。当初的美愿，亦如花，含苞，绽放，凋零。没有伤感，人花各有天命，聚散离合的际遇，万事万物间的机缘巧合皆如此。百合终究不是适宜盆栽赏玩的花，它适合空谷，适合幽

林，适合独自芬芳。它的圣洁，它的庄重，它所代表的恒久忠贞，都让人意识到可远观而不可亵玩。人与花如今的处境，也是终得其所，不算辜负。

还是羡慕山中百合，不染俗尘，一身清雅。我亦爱菊，爱梅，爱兰。无论世界如何变迁，它们永远是它们自己。人却是不同了。无论酸甜苦辣，无论煎炸蒸烩，一入红尘，便得统统接受，如今的理智麻木，不过就是一身烟火味而已。忘了当初自己的意愿，忘了当初自己从哪里来，忘了自己本来想去哪里，在人群中，被推推搡搡地挤到现在的角落，立定却茫然，常常找不到自己在哪里。从一种煎熬里挣脱，又投入另一种煎熬里，就像海明威所说，人就没有舒服的时候。

人是需要一个灵魂栖息地的，如果只有高楼只有喧嚣，只有焦虑只有奔忙，在没有浪漫和诗意的生活里，灵魂会脱水，会干枯，会风化吧？无法出世，但真的希望：偶尔，也可以像陶渊明一样，采菊东篱；像苏轼一样，可以月夜泛舟；像沈复一样，夫友共游。不理前程功名，不理世俗睥睨，甚至不理衣食饱暖。

我理解郁达夫的执着，千里北上，故都寻秋，不过是以特有的感触为基点，用饱蘸情愫的柔毫，将南国之秋与北国之秋相映衬对照，从而画出一幅神韵清绝、生机盎然，具有个性特征的北国秋色图，其实也是在追寻属于自己精神世界的世外桃源。然而，我们也许永远都是那个渔人，似曾去过，却再寻无路，所以只得一直、一直找下去。

## 我家宝宝要回来了

(小小说)

■欧阳强

你屋泼出去的水和接收了你屋泼出去的水的王桶要休年假去了，牧马劈柴，周游世界……

老万说：打住！阿赫玛托娃女士，说正事！

“听好了，不要激动，你屋宝宝要来了，你快回来吧！哦，慢点走，担心车子，莫狗欢喜三脚踢，踢破了脚佬。她明早上才来，他们明上午的高铁……快点，等你回来捡场呢。平时要你捡场你不捡场，屋里扯得和牛栏样！”

不知什么时候那一头早挂了电话，丁大姐骂了一句“把你急的”，开始动手捡场搞卫生。

窗子得打开，要通风透气。剪刀，花露水，还有打火机，消毒液，对，消毒液得捡起来，给我老老实实呆在你们该呆的地方去。该死，怎么到处是灰尘？灰裹萝卜都话的。好，我们来铺床，铺上我的花床单。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到这里。懒婆娘，一觉睡到日头黄，听见别个打碗响……

外婆身上咪味痒，捉甲虱婆斤二两……呵呵，是老万回来了。

丁大姐说：嗨，你莫绕起个手，快把这些个垃圾去丢了！

丁大姐说：嗨，说你呢，把这些个玩具去打理下！

丁大姐说：嗨，差点误了大事！把这些个电风扇、空调拆了，洗了。你也不想，这么久没用，灰都有三尺厚了，你老皮老肉受得了，你屋宝宝可是细皮嫩肉哟。

暮色起来了，两个人胡乱对付了一顿。丁大姐说：走！老万说：哪里？丁大姐说：超市呀！

走到半路上，丁大姐问：男朋友，你那个药呷了没？

老万高血压，每天服药两次，早一次，晚一次。老万抓了抓脑壳，回答说：先去超市吧，回头再服也不晚。

丁大姐说：难怪你丢三落四，不在状态！我先去超市，你顺便把那个叫化袋子带来，哼，搞得我也丢三落四的了。

从超市回来，老万有点出气不赢，说：你把超市搬回家了，幸亏装了电梯。

丁大姐笑着说：原先你屋崽读高中的时候，你那次不是大包小包？彼时还是楼梯呢。男朋友啊男朋友，你真的是老了啊。

老万说：老虽老，河南枣；外头皮打皱，里头味道好。得了，老婆子呃，你把这些归到冰箱里去。

丁大姐捶了捶腰和腿，说：哎哟，我这把老骨头！

老万说：等下烧壶水给你烫烫，现在没得空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现在咱要去干正事去了。

丁大姐嗤嗤一笑，说：平时看你能的！现白皮账了？老师还没来，紧张成这样。

夜深了，丁大姐翻过来覆过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老万说：三个走堂四个客，狗猫踩死几十甲。

丁大姐翻爬起来，说：打住！打住！拜托你哪咯，明日可千万要讲普通话！